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石緣
第十回 傳臚日欣逢聖主 謁相時觸怒權奸

詩曰：頭插官花接御筵，
鼇頭獨佔冠群仙。
幸邀聖眷聲名重，
能觸權威意念堅。
鼎鑊原投難奪志，
顯榮甘讓不垂涎。
他年試看冰山倒，
始信清高勝附羶。

話說無瑕自丈夫去後，與母親同住，做些針指度日。至九月初一晚，燈花連爆，初二早，喜鵲齊鳴。無瑕便對周氏道：

「喜鵲連日在此叫，莫非官人中了，今日報來？」言猶未畢，只聽得外邊許多人直打進來，周氏急急趕出一問，見果是報錄的，說報公子高中第一名解元，母女二人大喜。只苦家中一無所有，不知如何打發？喜得報錄的見此光景，心上已冷了一半，便道：「我們還要別家去報，遲日來領賞罷。」忙忙的貼上報單，飛也似去了。報錄的才出門，只見幾個丫鬟婦女，走進說：

「小姐，恭喜！院君來了。」無瑕一看，認得都是林家的丫鬟僕婦，便道：「原來是嬌嬌姐姐們，院君在哪裡？」一個僕婦道：「轎已到門進來了。」無瑕同了母親，急急接出。果見院君已進來。一見無瑕，便笑嘻嘻的，道：「我兒恭喜！我一向要來看你，因家中有事，不曾來得。今早聞得你丈夫高中解元，特來道喜。」無瑕道：「多謝院君。不知院君到來，有失遠接。」院君道：「我兒差了。我和你認過母女，何得不以母女相稱，還叫起院君來。」無瑕道：「在官人面前，只得權稱父母。今官人不在家，豈敢僭妄。」院君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也太謙了。自後斷不可如此。」無瑕道：「既蒙母親抬舉，請母親上坐，待孩兒拜見。」院君道：「不消拜得，就是常禮罷。」無瑕早已把氈單鋪下，拜了四拜起來。周氏亦來拜謝。院君與他平見了禮，就要坐下，無瑕道：「母親在上，無瑕不敢陪坐。」院君便來扯著無瑕坐下，道：「又來過謙了。我和你母女之間，哪有不坐的理？」周氏便要去燒茶，院君知道，止住道：「不煩費心。我各色帶來的。」就叫僕婦丫鬟，所帶來的柴米菜蔬拿去收拾，煮飯來吃。又對無瑕道：「我兒今是個解元夫人了，恐有人來看你，我帶一皮箱衣裳首飾在此，你可只揀心愛的去穿戴起來。」無瑕道：「孩兒裙布荊釵慣了，誠恐穿了綢緞帶了珍珠，反覺不稱。」院君道：「將來鳳冠已到頭上了，這幾件粗衣首飾有甚不稱？」就叫丫鬟快拿皮箱過來開了，與小姐更換。無瑕減不得院君的情，只得揀幾件素淡些的穿戴了。僕婦們便拿上飯來三人用過，只見員外興匆匆也來了。無瑕急急接見。員外道：「我兒，恭喜！」院君就問：「屋停妥了麼？」員外道：「停妥了。」又對著無瑕道：「我與你母親商議，女婿中了，門前要豎旗桿，釘牌匾，官府往來，這邊屋小不便。」

我方才將七白金，到汪朝奉處，替你家贖了舊宅子。汪朝奉說你官人問他找價，他曾語言冒犯，今見中了解元，正要設法請罪，見我說你家要贖房子，便歡天喜地收了銀子，即刻將契付還，連銀色戲頭都不要要補，還說定明日就搬出屋。我又到星士家，看了遷移吉日，他說後日戌時大吉，有天富天貴、玉堂金馬許多吉星在閃。我待他搬去，就要叫人去打掃收拾，旗桿木也買了，傢伙，牀帳、什物，我家都有。這邊東西且封鎖在此，等解元回來再處。」又將屋契二紙，付與無瑕，道：「這是汪家贖回的屋契找契，你可收了。等官人回來付還。」無瑕道：「怎好要父親、母親破費這許多銀子，又費心費力，叫孩兒怎生承受？」院君道：「又來了。自家兒女怎說這樣客話？」又問員外，道：「你可曾吃飯麼？」員外道：「我方才在汪家擾了他點心，又到木行裡擾了他飯了。我如今要去叫各匠，還要買些作料，今日不來了。你住在此，到後日送女兒進了宅回去罷。」說完了。院君就叫人回去，取了被鋪來，住在金家兩日。只聽得女兒長女兒短，小姐前小姐後，叫得十分熱鬧，又十分親熱，弄得無瑕倒通身不安。

到後日晚上，員外備了三乘大轎，四乘小轎，與眾人坐了。

又備了燈籠、火把、火盆、安息香，候到戌時進宅。道全知道，也來送一路。高聲火炮，十分熱鬧。來到大宅，抬進內廳出轎。

無瑕看見房屋甚是高大，又收拾得十分潔淨，台椅、屏風擺列廳上；未進房中，牀帳被褥、廚箱器皿，件件完備，色色皆精。

原來員外替大小姐做妝奩，連二小姐的也做停當的。今要奉承無瑕，便一並移來，擺設在內。酒飯亦喚廚子整備停當。員外與石道全外邊一席，院君與周氏無瑕內裡一席，家人使女們俱各用過。那晚便一齊住在金家。

明日報錄的聞知，冷心腸重新熱起來，急急到新宅來，扯著員外要太翁寫賞單。員外亦甚歡喜，連忙叫廚子備酒，戲子做戲，請報人做了一本《滿牀笏》，又打發了數十兩報錢。親戚鄰里，都來先賀太翁，員外一發快活，俱做戲請酒，足足也忙了半個月，至十八日方回家去。院君又與他兩個丫鬟服侍，一個名秋桂，一個名春杏，又贈他三百兩碎銀子，卅千大錢，五十擔白米。無瑕再三致謝，方才別去。到廿五日，正想丈夫該回來了。忽見俞德進來通報，知解元已回。俞德也不及細問緣故，無瑕也不及細說，急急的出廳接見，道：「官人，恭喜！容妾身拜賀。」解元道：「皆出娘子所賜，卑人正要拜謝。」丫鬟鋪下紅氈，兩人對拜已畢，一同進內。見各處煥然一新，什物齊備，而且十分華美，並有丫頭兩個相隨，心中甚是奇異。

因細問無瑕，無瑕便一一將林員外與院君代贖屋、代打發報錢、做戲請酒，並贈什物傢伙、牀帳、衣服、首飾、銀米、酒席，直至十八日完方回家去的話說完，解元方知備細，感謝岳翁岳母。明日，就同無瑕一齊到林家拜謝。員外院君接待，就如接現任上司一般。當日就叫廚子、做戲相待，次日就同了到林家房族親戚處拜望。炫耀鄉里，各家又請酒。員外又備酒，代解元還席。足足又熱鬧了一月有餘。

解元纏擾得甚苦，思想：在家終無安靜，家中可無內顧之憂，出門可免窮途之苦。隨與無瑕商議，拜別親朋，多帶盤費，原著俞德相隨，早發進京靜養，以候會場。擇了十一月十六起身，在路擔擔閣閣，直至十二月二十方到京中，因愛清靜，就在城外尋一寺院安寓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方遷到城中，另尋小寓。

候至初八進場，初九早散，題目到手，原來七個題目都是做過的，便從從容容寫完七真七草。方到起更時候，廳外邊已有交卷的，開門放牌，金玉也就交了卷子。出場到寓，主人尚未睡，見金玉出場，便來稱賀，道：「老爺，出場甚早，定然得意。」金玉道：「題目都是做過的，草草完場而已，有甚得意？」俞德就拿飯來吃了，又燒湯與主人洗了浴，服侍睡了。初十靜養一日，十一又進場。二場一發容易，十二下午就出來了。十四又進去，十五晚上出場。房主已備酒相候。金玉見房主美情，又自覺三場得意，酒落快腸，不覺吃得沉沉大醉，睡了一夜。

明日，仍遷往城外寺中居住，四處遊玩，將京師勝景覽遍。候忽過了半月，至三月初一日放榜，報人報到寓所，金玉高高中了第五名會魁。此番不比鄉場，身邊盤費盡多，即刻賞了報人，就去赴瓊林宴。見座師，拜房師，會同年，忙了半個多月。皇上選了三月十八日，登殿傳臚。紛紛舉子，齊集午門，待候皇上坐朝。金玉同眾隨班。朝見畢，皇上見四邊盜賊蠢起，就出了《弭盜策》一道。眾進士各各對就呈上。讀卷官宣讀鴻臚寺唱名，點第一甲第一名，就是金玉名字。金玉應名上殿，皇上見狀元少年美貌，龍顏大喜，賞賜官花、袍帽，御酒三杯，又賜滿朝鑾駕，遊街三日，雁塔題名，紅纓白馬，同榜眼、探花，一路笙蕭鼓樂，前呼後擁，好不興頭。正是「一色杏花紅十里，狀元歸去馬如飛」。未幾狀元遊街已畢，就有多少長隨長班、相隨家人投靠。狀元見京中有人，便著俞德到家迎接夫人，並請林員外夫婦、石道全一家，一同到京，同享榮華。俞德領命，當即起身回家不題。

且說狀元打發俞德起身後，即著長班相隨，會同戴榜眼、徐探花，謁見在京各大老，都見狀元年少，人人稱羨。不覺驚動了當朝閣老。盧丞相號啟封，他播弄朝綱，威權傾主，滿朝文武，皆出其門，一見狀元少年美貌，皇上寵隆，便留意著。

他有一女兒未字，意欲招他為婿，見他履歷上是已娶林氏，不覺意興索然，思量招致他來拜在門下，將來也好做一個幫手。

誰料金玉雖然年少，持己端嚴，方欲鋤奸除佞，怎肯附勢趨炎？

久聞得盧丞相立朝不正，雖暫時顯赫，譬若冰山當日。沒奈何，只得也同眾去參謁，不過虛應個故事。哪知盧相有心要他在門下，待得十分親熱。但見榜眼、探花，俱逢迎諂媚，還恐不當其意，而狀元獨默默無言，不去親近他，有問不過唯唯而已。

茶罷，即便起身辭出。丞相留他不住，只得留住榜眼、探花二人。待狀元去後，便對他二人道：「我看殿元年少才高，聖上寵眷，只是有些恃才狂妄。老夫待罪宰相，掌握朝綱，百官遷降，盡吾作主。試看朝中顯要，各省大臣，哪一個不出吾門下麼？殿元我意欲幫助他，做一個將來宰輔，怎麼今日見我這般冷淡？他道皇上寵任，就看老夫不在眼裡，只怕皇上還要聽著我的說話哩！」榜眼、探花連連打恭，道：「諒殿元怎敢冷淡太師？或者他少不諳事，禮節未嫻，初登相府之堂，未免驚遲畏避耳。待晚生輩去責備他，喚他來負荊請罪罷。」未幾酒飯擺下，吃罷起身辭別。隨即來到狀元公館中，狀元急忙接進坐定，說道：「盧太師留住二位年兄，不知有何話說。」探花接口道：「太師著實屬意年兄，我看年兄方才太覺倨傲，難怪太師不悅。據弟愚見，我輩新進，正要仗仗著他，況他有心招致，還說要幫助年兄，做個將來宰輔。故此同戴年兄來約年兄，去負荊請罪，一同拜在他門下何如？」狀元道：「年兄差矣！我輩既入仕途，當先自立品行為重。豈有初得微名，便圖保守富貴，復何面目立於朝廷之上？昔王孫賈將媚與媚灶諷夫子，子曰：『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』又彌子瑕把衛卿來款動，子曰：

『有命，進禮退義。』是夫子一生守經大節。我輩讀孔聖之書，即當依著孔聖行事。年兄你道盧太師如此顯赫，可作終身依靠麼？竊恐冰山一倒，反被累及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榜眼接口道：

「年兄之論極是，弟輩豈不知道？但聖人守經，還須達權。如今威福全是盧太師主掌，倘拂了他意，奇禍立至，我輩望登金榜，不圖富貴何為？年兄還是從權，莫要如此執板。」狀元道：

「富貴願讓年兄輩圖去，小弟是拘執不通的，不敢從命。」二人見狀元說不動，只得起身回歸。到明早往盧相府中謝酒，太師一見，便問道：「二位曾會見金狀元否？」二人道：「晚生輩別過太師，就到金狀元處，道及太師許多美意，奈他執迷不悟，仍然倨傲太師，所言恃才狂妄，一些不差。」盧相聞言，大怒道：「小畜生！我好意照看他，他反這等不中抬舉。且看他保守得這狀元否？」嚇得二人連連打恭，道：「金玉之罪難逃，還望太師寬洪大度，饒恕了他，晚生輩代為荊請。」盧相道：「要我寬恕也不難，他若知悔，願來拜在我門下，從前狂悖，我一總不究了。二位可再去開導他。」二人連忙打恭道：

「是。」拜別相府，又到狀元寓所，備述太師言語，道：「年兄到底還該去修好，莫要禍到臨頭，悔之無及。」狀元聞言，大笑道：「二位年兄，你道小弟是個貪生怕死的麼？小弟幼隨雙親遇難，此身已置度外。後來又染奇疾，自料必無生理。今日死中得活，僥倖成名，實出望外。盧太師倘必欲置我於死地，譬如當日死於江中，亡於痼疾，還是泯沒無聞的，所以小弟獨不怕死。若要我去依附他，這個斷斷不敢奉命。」二人見他說話斬絕，料難相強，只得辭別，再將狀元之言去回復盧相。盧相聞言更怒，即欲算計害他。奈他是皇上新點的狀元，未曾出仕，又無過犯，急切難於下手。便耐住性子，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且看將來如何？二公請回，不必提起了。」二人拜辭而出，太師終是心中不快，必要設法處他。正是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